

# 凉粉炎凉

李晓伟

旧时的味道不一定最好,但一定是此生最深刻的记忆,并且对一个人的口味有着决定性意义。每个人对食物的认可和定义往往来自最初尝试的味道,这种感觉会贯穿人的一生。

这样的食物不一定珍奇、昂贵,但伴随它的那段记忆一定是唯一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夏天,勤劳能干的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做上一顿凉粉来犒劳家人。母亲是用红薯粉淀粉做的凉粉。做凉粉时,先将淀粉加入适量的水,熬好后装在大脸盆中,冷却后就凝结成一块,颜色也变成墨绿色了。这时,一大盆的凉粉就可以分而食之,大快朵颐了。

有时为了让凉粉尽快凝结,母亲会把装凉粉的盆浸在井拔凉水里,这样吃起来更爽口。凉粉像豆腐一样软,但比豆腐有韧性、有弹性,不容易散碎。

等到凉粉凝结后,母亲就会用刀划成大块,放在凉水中冰镇着,吃时将一块块凉粉捞起来,在手中用刀横切几刀,竖切几刀,切成均匀的小块,然后装在碗里,浇上一勺蒜汁、一小勺香醋,再撒上一撮芫荽碎即可。

这碗凉粉筋道弹牙,绵滑香浓,绿白相间、红绿相衬,油亮汤爽,煞是吸引人。要不喜佐料的,直接白口吃也可以。

那凉粉吃进嘴里,入口就化掉了,咽到肚子里,冰凉冰凉的。尤其是在酷暑难耐的夏天,吃一碗这样的凉粉,别提有多爽。吃时哧哧溜溜,稀里哗啦,正因为此,吃凉粉才叫喝凉粉。不一会儿,满满一碗清爽酸辣的凉粉下了肚,咂摸着舌齿间的留香,递过碗来喊道,再来一碗。

这是儿时的味道。那时候,每到夏天,街上就会有凉粉摊出现,等待着喜欢的人出现。如今,这种摊位已被岁月侵蚀得无影无踪了。

因为,味道的后面是记忆,记忆的后面,则是绰绰若若的我们和生活。

同时,凉粉还具有两面性,既然有凉爽的凉凉粉,也

会有烫嘴的热凉粉,那就是炒凉粉。

炒凉粉,是小城的传统名吃,且被众多小城市人喜爱。炒凉粉的摊位上,都有一口直径半米多的平底大铁锅,端坐在和锅底一样大的炉口上,半个炉口里是欢快窜起的火苗子,半个炉口则被黑煤块掩盖起来。大锅里堆着半锅切成块儿的、颤巍巍的凉粉。

有客人要吃时,摊主会麻利地用铁铲从凉粉堆里扒拉出准确的分量,划拉到被火苗舔着的这半边铁锅里,然后“吡啦”一声浇上蒜汁、葱花等,乒乒乓乓一通爆炒。确保每块凉粉都沾上了佐料后,从旁边抄起一个小黑碗;“啪”地扣到翻炒好的凉粉上,稍焖,就可起锅啦。这时候,豆酱和着葱蒜的焦香就腾然飘起,站在锅边等待的食客嘴里就开始条件反射地分泌唾液。

有经验的老食客会在等待的时候交代摊主:炒焦点儿。”意思是炒得老一点。摊主会意,会多焖一会,凉粉起锅时就会有一层金黄的焦锅巴附在锅底,融合了各种作料香味的焦锅巴还带着凉粉的爽滑,入口有软有硬,浓香扑鼻。

炒凉粉时,摊主从来不用锅盖,都是用一个小小的盘子扣在爆炒的凉粉上,凉粉炒熟,就拿这个盘子盛了凉粉端给顾客。特别是在冬天,用这种经过加温的盘子盛了凉粉,吃到最后也是热的。这种食物带来的温暖,竟让人感觉到些许的女性温存。

如今,这样的平底大锅,已被精明的小贩们改进为方形的铁皮平底锅。这只锅有一尺宽,二尺长。怕凉粉溢出,这种锅四面围挡,基本上成了改进的铁板烧,既方便了摊主操作,也显得格外卫生。

凉粉终究带着一种食物的温存,尽管如今仍有男士不大优雅地坐在炒凉粉摊上狼吞虎咽,但据观察,经常吃炒凉粉的,仍以细嚼慢咽、秀口品尝的女性为多。

这种现象,并不妨碍凉粉皆宜的美味,因为这种美食留住了回忆,在味蕾上让我们回味着美好的生活。

# 揭秘中原方志中形式多样的七夕乞巧游戏

刘孟博

七夕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,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,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故事,至今仍被人们奉为佳话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,至少在三四千年前,有关牵牛星、织女星的记载就已经出现,创作于西周的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曰:维天有汉,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,不成报章。皖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这段文字描述,可能是牛郎织女神话最早的雏形,期间人物形象已隐现其中,呼之欲出,为此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产生,提供了潜在条件。“牵牛”织女”的人格化,是到两汉时期才演变出来的,汉初《淮南子》中便有“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”的记载,同时两汉时期还产生了最早的关于牛郎织女形象的绘画和雕刻,比如班固的《西都赋》和张衡的《西京赋》,均记载了设于长安昆明池边的牛郎、织女石像。

古代用于七月七乞巧的针,又称“玄针”,这种针的针孔较大,有的还不止一孔,有五孔、七孔、九孔之说。宋·金盈之著《醉翁谈录》卷四《京城风俗记》曰:夫乞巧楼多以采帛为之,其夜妇女以七孔针于月下穿之,其实此针不可用也,针偏而孔大。”

宋·金盈之对北宋时期开封地区七夕夜穿针乞巧的描述,或许是中原地区关于该习俗最早的记录,后世的地方志,在节俗介绍中,对穿针乞巧的节俗活动,亦多有记载。

康熙三十五年《唐县志·封域·风俗》卷一曰:七月七日,家治酒看牛郎织女星,妇女每仰望穿针,效乞巧。”

乾隆五年《彰德府志·风土》卷十一曰:秋七夕,妇女穿针乞巧。”

乾隆十一年《南召县志·风俗》卷二曰:七夕,穿针乞巧于天帝之女。”

乾隆三十二年《嵩县志·风俗》卷九曰:七夕,妇女陈瓜果,穿针乞巧。”

乾隆五十四年《偃师县志·风俗》卷五曰:七月七日,妇女对月穿针乞巧。”

光绪二十五年《嘉获县志·风俗》卷九曰:七夕,女子陈瓜果祭织女,穿七孔针乞巧。”

民国二十一年《滑县县志·民政·风俗》卷七曰:《西京杂记》汉官七夕穿针乞巧,滑俗向于七夕陈瓜果于中庭,妇女结彩缕金,对月穿针,谓之“乞巧”。士女翹首云汉,看牛女相会。”

(二)、浮针验巧  
浮针验巧,又称“丢巧针”“浮针卜巧”,由穿针乞巧演变而成,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七夕乞巧方式之一。浮针验巧的方式,相对穿针乞巧来说更为简单快捷,只需在阳光下置清水一碗,待水面萌生水膜后,轻轻地将绣针浮于水面,然后观察绣针在水底呈现的影像,即可判断是否求得织女的智巧。明·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记载曰: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。妇女曝盥水日中,顷之,水膜生面,绣针投之则浮,看水底针影。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,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,谓乞得巧;其影粗如锤,细如丝,直如轴蜡,此拙征矣。”

如果说穿针乞巧充满了竞技的意味的话,将女红技艺与游戏竞赛结合在一起,因此而得“巧”,颇为“实至名归”。而浮针验巧,则近似占卜,所成景象完全不可控,因此该方式的游戏意味更浓厚些,也难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会因此而患得患失。

浮针验巧的乞巧方式,清代在中原地区曾较为普遍,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,其中以《祥符县志》的记载最详。

乾隆四年《祥符县志·地理·风俗》卷二曰:七月七日之午,妇女多乞巧。以碗贮水曝烈日中,顷之水膜凝面,举绣针投之则浮,谛视水底针影,有云成物花鸟之影者为上,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为次,谓乞得巧,女伴相贺。其影粗如锤,细如丝,直如矢则拙矣。幼女尤忌,或至垂涕泣,其母每曲慰之。”

乾隆五十四年《巩县志·风俗》卷六曰:七夕,具花果,浮针乞巧。”

嘉庆十八年《洛阳县志·风俗》卷二十四曰:七夕乞巧,是日,妇女置水碗浮绣针,俟其影以分巧拙。夜陈瓜果祀女牛,晨起视有蛛网在上者,为得巧。”

光绪二年《灵宝县志·风俗》卷三曰:七月七夕,陈瓜果祀天孙,漂针乞巧,名为乞节。”

(三)、种生乞巧  
种生乞巧,也称“生巧芽”,女子们一般在七月初一日,或再早几日,取绿豆,或豌豆,或小麦在碗中浸润,使其生根发芽。北宋时期,种生乞巧已经在开封地区广泛流行,当时民间还流行这一种七夕应时陈设,提前在小木板上覆土,播下粟米的种子,待长出绿油油的嫩苗后,装饰上茅屋、树木、人物等,做成模仿田园风光的绿景盆景,用以乞巧之时观赏,名曰:“谷板”。

南宋·陈元靓《岁时广记·七夕上》卷二十六,援引北宋·吕原明《岁时杂记》曰:“京师每前七夕十日,用水渍藟豆,或豌豆,日一二回易水,芽渐长到五六寸许,其苗能自立,则置小盆中,至乞巧可长尺许,谓之“生花盆儿”,亦可以为菹。”

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曰:又以菜豆、小豆、小麦於磁器内以水浸之,生芽数寸,以红蓝彩缕束之,谓之“种生”,皆於街心彩幕帐设,出络货卖。”又以小扳

有织女那样一双灵巧的双手,于是七夕之夜,手持五彩丝线,向着月光比赛穿针引线,以此来展示自己娴熟的女红技艺。

通过上述文献的描述,宋代在开封地区流行的种生乞巧方式,似乎更侧重于观赏,随着时光的消逝,这一习俗也发生了变化。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原地区清代、民国时期地方志,发现当时河南各地,种生乞巧的节俗还有延续,然而却有所改变。原本的“生花盆儿”“谷板”等观赏性活动,受到浮针验巧的影响,逐渐转变为浮芽观影,可惜各地方志中,对浮芽观影的评判标注,皆语焉不详。

康熙四十七年《孟津县志·风土》卷一曰:孟秋之七日,女子渍豆于碗,生芽二三寸,曰:“巧芽”。

乾隆三十一年《新安县志·风土》卷六曰:七夕,小女儿于七月朔日,滋生麦谷各豆等芽,至七日取浮水面,迎日视其影,曰:“乞巧”。

同治四年《郟县志·輿地·风俗》卷三曰:七月七日,姻家馈瓜果,以菟豆生芽高尺许,送女氏,夜则浮之水碗以乞巧。”

民国六年《洛宁县志·风土》卷二曰:七月七日,为巧节,夫妇于月朔,养麦谷七种,是取浮水面,向日观影,谓之巧芽。”

(四)、蛛丝卜巧  
古人常将蜘蛛视为吉兆之虫,有“蜘蛛集而百事喜”一说,认为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蜘蛛,往往有着很好的寓意,预示着即将有喜事发生,所以也称蜘蛛为“喜子”或“喜蛛”。《尔雅·释虫》曰:“螭蛸,长脚。”晋郭璞注:“小蜘蛛长脚者,俗呼为喜子。”

蛛丝卜巧,也称“蛛丝应巧”,该习俗大致兴起于南北朝之时,最早见于南梁·宗懔所著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,七夕夜祭祀牛女之时,所陈设的瓜果,如果有蜘蛛当夜在上面结网,便是应验得巧。“七月七日,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,是夕,人家妇女结采缕,穿七孔针,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。有喜子网于瓜上,则以为符应。”

唐代之后,蛛丝卜巧的乞巧方式,开始在官中和民间被广泛流行,在七夕之夜捕捉蜘蛛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盒子中,次日清晨看其结网的疏密来定巧拙。五代·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所载“蛛丝才巧”曰:帝与贵妃,每至七月七日夜,在华清宫游宴。时官女辈陈瓜果酒饌列于庭中,求恩于牵牛、织女星也。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,至晓开视蛛网稀密,以为得巧之候,密者言巧多,稀者言巧少。民间亦效之。”

中原地区关于蛛丝卜巧的记录,最早见于北宋时期,宋·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四曰:或取小蜘蛛,以金银小盒儿盛之,次早观其网丝圆正,名曰:“得巧”。

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也说,七月七夕“以小蜘蛛安合子内,次日看之,若网圆正谓之得巧。”

宋代之后,此风一直延及至今,其形式基本与历史记载相同,即捉蜘蛛于小盒内结网,和遗瓜果于庭院内,次日看是否有蜘蛛结网其上两种。

嘉庆十八年《洛阳县志·风俗》卷二十四曰:夜陈瓜果祀女牛,晨起视有蛛网在上者,为得巧。”

民国六年《洛宁县志·风土》卷二曰“夜陈瓜果于庭,晨起视上单蛛网者,为得巧。”

上傅士,旋种粟,令生苗,置小茅屋花木,作田舍、家小、人物,皆村落之态,谓之谷板。”

结语  
民国以来,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过程中,传统的节日民俗文化,受多重因素影响,长期被视为“迷信”与“四旧”,遭到禁止。七夕节因其独特性,更是一次被人们所遗忘,各种乞巧活动也呈现出渐次消失的趋势,走向濒临灭绝的绝境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消亡殆尽的传统节俗文化,逐渐不能满足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,因此大量的“洋节日”乘虚而入,使得传统节日文化的恢复举步维艰。2006年5月20日,随着七夕与春节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等传统节日,一并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消逝已久的乞巧活动和乞巧游戏,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。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原地区七夕历史文献的整理归纳,让更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,了解七夕节俗文化的独特魅力,使历史悠久的博大精深、内涵丰富的七夕节俗文化,能够更好地延续、传承和弘扬。

唐代之后,蛛丝卜巧的乞巧方式,开始在官中和民间被广泛流行,在七夕之夜捕捉蜘蛛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盒子中,次日清晨看其结网的疏密来定巧拙。五代·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所载“蛛丝才巧”曰:帝与贵妃,每至七月七日夜,在华清宫游宴。时官女辈陈瓜果酒饌列于庭中,求恩于牵牛、织女星也。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,至晓开视蛛网稀密,以为得巧之候,密者言巧多,稀者言巧少。民间亦效之。”

嘉庆十八年《洛阳县志·风俗》卷二十四曰:夜陈瓜果祀女牛,晨起视有蛛网在上者,为得巧。”

民国六年《洛宁县志·风土》卷二曰“夜陈瓜果于庭,晨起视上单蛛网者,为得巧。”

## 美丽半扎



刘泉源 摄

## 佛家虎弟子

从前,贞禅师在风穴寺坐禅修行。当时,风穴寺周围的山上两只老虎经常出没,有时还出来伤人。附近的村民们见贞禅师一个人坐在茅庵里念经,很担心他的安全,就对贞禅师说:您在这儿念经文,可要防备山上的两只猛虎,它们可常下山伤人。”

贞禅师笑笑不说话,继续坐禅修行。

第二天,果然有两只猛虎从山上下来了,径直来到了贞禅师修行的地方。这两只猛虎见了贞禅师,不吼不叫,很驯服地围在贞禅师的膝下卧下了,一条腿前卧一只,像两个小孩子。贞禅师也不睁眼看它们,闭着眼边打坐边问:你们可是来皈依的?”

两只猛虎点点头,卧着不动。

贞禅师说:佛家以慈悲为怀,往后可不能再伤人啦!”两只猛虎又点点头。

从此以后,两只猛虎就经常卧在贞禅师的跟前,听他念经。贞禅师出门化缘时,一只老虎随他出去,一只老虎则守在庵堂里看门,再也不伤人了。

### 民间故事

这件事后来传到汝州太守那里,太守不信,以为那是谣传。有一天,太守来到风穴寺办公事,忽然想起这件事,就专程拐到贞禅师坐禅的庵堂里,想看个究竟。到了那儿,太守果然看见两只猛虎卧在贞禅师的身边,一左一右,都闭着虎眼听贞禅师念经。

贞禅师见太守来了,害怕吓着了太守,就对两只猛虎说:客人来了,你们还不退下?”

两只猛虎乖乖地躲到了庵堂背后。

太守更加惊奇,就称赞贞禅师的道行高,连老虎都能感化。贞禅师说:不是我的道行高,而是佛法的威力大,能够普度众生。更别说了人。”太守一听,十分高兴,就大拨银两,在各地修建寺院。风穴寺有了佛家虎弟子,名声越传越远,全国各地的香客都到风穴寺烧香拜佛,风穴寺的香火从此非常兴盛。

后来贞禅师在风穴寺坐化,人们就在风穴寺为他建起了一座七祖塔,那座塔直到今天还耸立在风穴寺的寺院里,至今都一千多年了。

贞禅师坐化之后,那两只猛虎也不知云游到啥地方去了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### 种类多样的乞巧游戏

历史上不同时期,在中原各地流行的乞巧游戏也多有不同,大致可分为两类。第一类为“赛巧”,如穿针乞巧,即谁穿针引线的速度快,谁就“得巧”,慢者为“输巧”。种生乞巧也有竞技的成分存在,以所种各物的出芽率和长势,作为是否“得巧”的评判标准。第二类乞巧游戏为“卜巧”,即用类似占卜的形式,来测验是否“得巧”,较有代表性的为蛛丝卜巧和浮针验巧、浮芽验巧,在比赛过程中存在着更多的不定因素。

(一)、穿针乞巧  
穿针乞巧,是最早的乞巧方式之一,始于东汉。东晋·葛洪笔记小说《西京杂记》载: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,俱以乞之。”至魏晋南北朝时,开始涌现出大量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歌,其中最多的是描写七夕穿针的诗。南宋·陈元靓《岁时广记·七夕上》卷二十六,援引南朝·顾野王《輿地志》曰:齐武帝起层城观,七月七日,宫人多登之穿针,世谓之穿针楼。”

我国三千多年的农耕文明,不仅树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

了以农为本的思想,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。女子从小便开始学习描花刺绣,纺纱织布,裁衣缝纫等手工制作。七夕是女子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,她们都渴望